

# 楼上楼下

張葆華著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## 內 容 提 要

“樓上樓下”這一個事故，是描寫同廠的兩個工人，對待生產有兩種不同的態度。批判了沒有技術不能找竅門不能當模範的錯誤思想。情節生動有趣，人物形象也較鮮明。

樓 上 樓 下

張葆莘著

\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號

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經

\*

開本：787×1092 1/36 印張：9/18 字數：8,000

1956年4月第1版 195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,001—20,000

統一書號：T10077·206

定價：0.07元

K2  
C29

## 樓 上 樓 下

---

工厂新建的工人新村，是一色全新的兩層紅磚小樓。一幢小樓住兩家：一家樓上，一家樓下，挺相宜的。

一幢樓一个號碼，緊靠路边的是第一号。

第一号住着的兩家，樓上姓張，樓下姓章。張、章同音，很难分別。有事怕喊錯，熟人就把他們叫做：“樓上張家”、“樓下章家”。

起先人們把張仲魁叫老張，章乐山叫老章。后來为了分得清楚些，再加上章乐山的个子也特別高，就把他改为“大个子老章”。叫順了，就叫大老章。

大老章是雜工，老張是車工。

大老章是个手勤腿勤的人，廁所灯沒关，他就把它关上；自來水龍頭滴水，他就把它擰緊；自己的

活兒干完就幫別人，沒事滿廠轉，到處找活兒干。工廠里擴建廠房，他看到烟囪<sup>㉑</sup>高了一點兒，就高興地在工廠里到處宣傳：“大烟囪又高了半尺！”別人笑着駁<sup>㉒</sup>他說：“去你的，那么高的東西，高半尺你怎能看出來？”他听了并不惱，只是笑笑。心里說：“別說半尺，就是一寸我也能看出來！”



大老章手動腿勤，看到自來水龍頭滴水，就把它擦緊了。（阿老畫）

老張也很喜歡大老章，自從住在一幢樓，兩個人很快就成了老伙伴<sup>㉓</sup>。只要老張是日班，不論刮風下雨，他倆總是一道走。因為大老章是黨員，常開會，夜班就不常搭伴。

老張不愛看報，可愛聽大老章談些國家大事。但是，當大老章一談到他自己身上——比如：“老張，你一把好手藝，怎不想法找找竅門呢？”他就不愛听了。

①“擦(ㄋㄨㄛˇ)”用手抓住扭折。 ②“駁(ㄅㄛˋ)”烟囪也叫烟筒。 ③“駁(ㄅㄛˋ)”爭辯，否認。 ④“伙伴”就是朋友。

要講手藝，老張真是車間里數一數二的老工匠。有時車間的計劃完不成，他個人任務卻能完成。但是車間里的那些小伙子整天跟他談話，叫他找竅門，他心中有氣地說：“兩手才抹幾天油，也配教訓我！我哪月沒完成任務？”有人找竅門在技術上遇到困難來問他時，他也沒好氣地說：“不知道！”後來也就很少有人來問他了。這樣，他反而不高興起來。大老章勸他，他更不聽。心想：你一個雜工，頂多只能揀揀●釘子。我有技術，哪天我找個關鍵●性的竅門，來個技術革新。若干，就得象王崇倫、張明山那樣才行。小小事情算啥？等那天也叫你們看看我的……

## 二

剛搬來時，張大嫂看中了樓上。但她不願意當着別人顯出小氣來，如果自己看哪好就要哪，該多丟臉，所以就沒好意思開口。章大嫂很老實，不會占便宜，誠心誠意要住水泥地的樓下。後來張大嫂說：“你們有小孩，上下樓梯不方便，你們覺着樓下好，就住樓下吧！”

---

●“揀(ㄐㄧㄢ)減)” 挑選。

●“關鍵(ㄐㄩㄢ)鍵)” 事情的緊要關節。“關鍵性”就是重要性。

張大嫂是个改嫁的寡妇。从前的一个丈夫也是个工人，因为在敌伪时期● 打过日本工头，被抓到憲兵隊去活活折磨死了。自从她和張仲魁結婚后，老張每月开支都按數交給她。張大嫂过日子很会精打細算，一样多的錢，經她的手花就有多余。她知道老張爱喝酒，每天都給他預备点下酒的小菜，可是又怕老張受病，就不許他多喝。

那年貫徹婚姻法时，工会主席在全厂職工大会上还表揚过他們。人們都把他倆叫做“恩爱夫妻”。張大嫂最爱听这句话。若是青年人跟她說，她就笑咪咪地罵着：“呸，小孩子家乱說啥！”若是個跟她年紀相近的人，她就假裝沒听见，等人家再說时，她自己也就忍不住地笑起來。別看她沒孩子，樓下大老章的孩子可整天在樓上。她也真挂念他們，一吃好的，就送下一大碗去。从前她本來不大出头露面，自从被表揚后，她就活躍起來。工人家屬开会她参加，街道开会也参加。在爱国衛生运动中，她还参加了檢查小組。她本來就挺要强，現在家里收拾得更干淨了。來走动的人都說：“吓，这桌子都能照見人啦！”

---

●“敌伪(×、为)时期” 指日本帝國主义占領中國，北京成立伪政权的时候。

最近她又被選上了工人家屬小組長，工作得更積極了。但想到自己的老伴時，心里就涼了半截。看三號樓上的王恒起那小伙子也是車工，人家前幾天不就當了模範？廠里樂隊吹吹打打，廠長還親自坐汽車來送獎品。如果老張能當了模範，自己在女伴的面前說起話來也光采呀！

這一天，工人家屬給志願軍休養員拆洗被，她那組又受了表揚。回家時，她不禁又想起了老張。哎！他若再不進步，我的臉可往哪擱●呀？今天我非好好勸勸他不可。她特意比往天多打了二兩酒，炒兩個鷄蛋；還炸了尾老張最愛吃的黃花魚。飯菜做好，等了半天，老張才回來。他屁股還沒碰椅子，一看桌上又有酒又有魚，正好喝几壺，消消悶。可是嘴里故意說：

“好啊，一做就兩只菜，不年不節的，這不浪費嗎？”

“今天我受了表揚，還不跟過節一樣？”

“想不到你这么進步啦！”

“是啊！就你不進步。”張大嫂半开玩笑地說。可是說完又有些後悔。這一句話不打緊，老張這些天

●“擱(《古劑》) 放。“往哪擱”就是放到哪裏。

正是一肚子的心事，借这个引子，可就叨唠①起來了：

“我不進步？过去我在哪个厂子一气干过半年！自从解放后我跳过厂嗎？从前我干活兒，若是論月开支，我就管‘黑’不管‘了’②，若是算件數，我就管‘了’不管‘好’③。现在我哪个月不完成任务？”

張大嫂一听他已經把話扯④到这上來了，便接着說：

“你說你進步，可你就沒找过竅門！”

“真是站着說話不腰疼，竅門是那麼容易找的嗎？！”

“你說人家王恒起怎么能找着的呢？”

“他呀！那小子是运气好，撞上啦！”

提起第二車工場的王恒起，老張心想：他技術差远啦！沒啥了不起的，不过是在學習科列索夫⑤工作法时，他先开始的就是了。他使的是悶罐床⑥，若是叫他用我那台皮帶床呀，別說用什么科列索夫

①“叨(勿么刀)唠(勿么勞)”同“唠叨”。形容說話又多又亂。②“管‘黑’不管‘了’”是說工作只做到天黑，不管做成不做成。③“管‘了’不管‘好’”是說工作只要做成，不管質量好不好。④“扯(才止車)”隨便談話。⑤“科列索夫”苏联人，一位改進車床工作法的先進工作者。⑥“悶罐床”不灵活的車床。



車刀，就是轉上三百轉，他也玩不轉呀！



老張听老婆也說他手藝不好，正想發火，張大嫂却替他斟酒。（阿老画）

張大嫂知道老張就怕說他手藝不好，她就試探着說：

“我說呀，还是因为王恒起的技術高。”

張仲魁心里早就有些不自在<sup>①</sup>，一听連自己老婆都說自己手藝不好，可真要火了。剛想說：“你知道个屁！”話还未脫口，看了看張大嫂，她正給自己斟<sup>②</sup>酒呢，就改口說：

“講大道理，咱不会；若是論車工这套手藝，咱閉

①“不自在”不爽快，难过。 ②“斟(出，針)”把液体輕輕倒在杯里。

起眼睛都能应付。”說完，端起酒盅一揚脖子●喝了。

这时候，他忽然想起今天小楊开快車車絲槓，怎么也退不出刀來，只好慢吞吞地干，不然就会弄坏刀和活，說不定还可能把卡盤搞坏了。他急得没办法；小組長满头汗；車間主任也团团轉。老張心想：我这时要是能創造个自动退刀架來，把这个困难解决了，就一定能当上模范。这个竅門，他們一輩子也想不出來。想到这，就好象真琢磨●好了似的：看咱老張，不干就不干，要干，就是大干。

当他把这个計劃告訴張大嫂时，她的嘴都合不攏了：

“是啊，我就說嘛！你有能耐，对！这回咱們也当个模范給他們看看。”

她一边說，一边又給老張斟了一盅酒。老張的臉虽然已經紅了，可是張大嫂想：今天高兴，就讓他多喝兩盅吧！

張仲魁怕万一創造不成，更丟臉。他又怕別人知道，人多就不好办了：人一多，將來弄成时，这“光荣”

●“一揚脖子（勺正白）子”就是把頭頸一抬。 ●“琢磨（由×已提）”研究。

算誰的呀！所以他就悶悶地囑咐●張大嫂說：

“可是有一樣，在沒琢磨出來以前，誰也別告訴，等成功那天再吓他們一跳！”這話正合張大嫂的心意。

### 三

現在說說大老章揀釘子的事。

鑄鋼工場做砂型和芯子，每月都需要四千多公斤釘子。過去，做完活就把釘子混合在砂泥里，用筐抬出去或用車推出去墊道。最初是大老章先發現這個浪費現象。他眼看這些只用一次的新釘子浪費了，心里真難受。一有空他就去揀。為這，他特意做個盛釘子用的木匣，還求俱樂部的同志在上邊寫了“建設祖國”四個美術字。揀了一陣子，他感到一個人揀的有限，就向領導上提出了一個合理化建議。後來廠方決定開展了全廠的羣眾性的揀釘子運動。

這天下班時，在光榮榜前圍了很多人。榜上寫着：自從章樂山發動全廠揀釘子，到現在，五個月來節約了五千六百六十五公斤，為國家節省了六千五百七十二元。計劃科的小梁一看大老章來了，就領

●“囑(由×資)咐(口×付)”就是用話托付人家。

头喊：“看，大老章乐的連牙都合不上啦！”

大家都等大老章把話匣子打开，可是他心想：“我一个人才揀多少！”所以他就一句話也沒說，只是擺擺手。他好象有什么很重要的事似的，拉了一下小梁的衣角，把他叫到沒人地方。大老章問他：

“小伙子，告訴我，六千多元能買台机器嗎？”

“能啊！”

大老章高兴地在小梁肩头上拍了一下，一边往回走，一边高兴地自言自語着：“又多一台，又多一台。”当他路过厂內鐵路时，正好过来一列运材料的火車把他攔住了。火車过完，轉身想走时，他忽然發現自己站的地方正是常常卸煤的地方。这兒由于常年的積累，在地底下淤●積着很多的煤。从来也沒人过問过。他用脚扒●了扒，下边全是煤。就找把鉄鍬●。挖一鍬，下边还是煤。他想：这么多的煤都白糟蹋●了，多可惜呀！他决定明天跟領導講一下，动員几个雜工，找个星期日休息时，到这里來挖煤。

大老章从工厂回工人新村时，十分高兴，覺得路

●“淤(口于)” 停滯，不流通。 ●“扒(ㄅ 丫巴)” 挖，掘。 ●鍬

(ㄍ ！ ㄨ 敲) 鏟土的一种器具。 ●“糟蹋(ㄉ 丫 塔)” 毀坏的意思。

旁的樓房比往常更好看了：艷●紅的晚霞和紅色的樓房交映着，把綠油油的草地都照成黃澄澄的啦！他覺得周圍的一切，就象鍋爐里的火苗子●似的，火紅火紅的。他腦子里一會兒是煤，一會兒又是機器，他的脚步也越走越活躍。

晚飯后，他坐在樓前的涼棚里，剛拿起茶杯，就好象有好多話要說似的。他这个人一有事，肚子里就攔不下。他这时就想找个人來談談挖煤的事。又想找老張，打听打听六千多元能買个啥样的機器，他希望这台機器能安裝在擴建的新車間里。他就問章大嫂：

“樓上張大叔回來沒有？”

“看你老糊塗了。你忘了他这禮拜是晚班啦？”

“我就不愿意听这个‘老’字。你就怕我老的慢，总盼我老！”

忽然背后有人接過來說：“章大哥一天总逗乐子●，跟大嫂也开起玩笑來了。”

原來張大嫂去开会从这路过，大老章打趣地說：

“我們这也叫‘恩爱夫妻’嘛！”

●“艷(1 艷)” 鮮明，美丽。 ●“火苗子” 就是火焰。 ●“逗(为又豆)乐子” 引人發笑。

張大嫂假裝沒聽見，扭过头就走了。從她臉上可以看出，她正樂着呢！等她走遠了，大老章問章大嫂：“樓上這對恩愛夫妻現在怎樣？”

“對了，我忘記告訴你了，這幾天，老張悶在家整天在紙上畫。我問張大嬸，她瞪着眼睛說瞎話，硬說老張天天睡大覺。不知他們在搗什麼鬼！”章大嫂接着又關心地說：“你得想辦法勸勸他。晚上干活，日里又沒空，這哪行！人是肉長的，日子久啦，可不是玩的。”

大老章高興地點了點頭：想不到老張也找竅門了。這比一台機器還值錢呀！應當好好幫助他，叫他早點開竅。可是又一轉念：不對頭，他為啥瞞着別人呢？准是怕不成功嫌●丟臉，偷着琢磨起來了。既沒跟領導講又沒跟同志們商量，一個人的能力究竟有限，如果不取得領導的支持和大家的幫助，光技術好，哪行啊！張大嫂回來時他就問：

“聽說你們老張這兩天特別忙，他忙什麼呢？”

張大嫂一聽，先是一怔●，心說他怎麼會知道的呀！又一想：自己的老伴正找竅門，這是件光采事。她真想驕傲地告訴大老章：“他呀！正找竅門呢！”可

●“嫌(丁1 忒咸)” 厭惡，不願意。

●“怔(虫4 正)” 發呆的樣子。

是偏偏这时老伴那个退刀架还没弄成，真气人！这事还不能讲。就只好回答说：

“他忙啥！还不是那样，一下班就睡大觉。”

她一边回答一边紧走，恐怕大老章再追问下去。她连头也没回就跑到楼上去。

#### 四

星期日的大清早，大老章就到工厂去了。他领着十几个杂工，从早晨一气干到下午。

煤被踏在地下不显眼，可是一挖出来堆在一起，谁看见都眼热。他们挖完后，眼看着用自己的手堆起来的煤，比厂里其他的煤堆都更黑更亮。

大老章一出厂门，就碰到了第一车工场的车间工会主席赵守训。他过去常跟大老章一块去看戏，也常在一起讲戏。他指着大老章的脸说：

“你这家伙，大礼拜天的，上哪鑽烟囱去了？看你简直成个包公了！”

“包公不包公的，有件事我正想找你呢！”

接着就把老张的情况跟赵守训一说。老赵点了点头说：

“怪不得他这几天总睡不醒似的，原来他是这样

的找竅門呀！他脾气倔强，我們問他，准不公开。还是你劝劝他，叫他把計劃拿出來大家研究。”

大老章回家吃飯時，屋里忽然暗起來。伏天的气候說变就变，剛才还是爽朗的天，这一霎兒●就滿天云彩了。天的北边就象有条綫似的，拉着云彩一个勁兒地往北跑。大老章在屋里忽听小孩在外边喊：“云彩往北跑呢！”他心想，常言說得好：云彩往北，下雨發大水。他想到这，就坐不住了，霍地●站起來，跑出去一看，自己老婆在三号樓門前收衣服呢！原來風把晒在繩上的衣服都刮跑了。章大嫂就不管是誰家的，她都一件一件收拾起。

章大嫂这人不但关心鄰居一时想不到的事；而且也关心大老章所关心的事。大老章好講，她也好問，所以厂里每天發生的事她都知道。虽然她不在工厂，可是工厂里的事慢慢地也就成了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。

風把她的頭髮刮到臉上。她一边收着衣服，透过遮着眼睛的散髮，看見了大老章，就問：

“厂里有沒有怕雨的东西呀？”

●“一霎(尸丫殺)兒” 極短的時間。 ●“霍(尸×匹或)地” 形容很快。



這句話忽然提醒了大老章！可不，昨天運來的那批鋼磚還堆在鑄鋼工場門前呢！好象有人說過，鋼磚怕水濕。他一面飛奔着往工廠里跑，一面回答說：“鋼磚還沒蓋上呢！”

章大嫂嘴里唸叨<sup>①</sup>着：“真是，下雨挖壕溝<sup>②</sup>，刮風揀石頭，早干什么的！”可是她看着大老章的背影，心里就象又辦好了件很重要的事似的感到輕快。

大老章正頂着風走，刮起來的砂土打着他的臉，街旁的小柳樹朝他點頭又彎腰的。隨着風，從天上飛下了豆大的雨點子，等他到工廠時，雨越下越大也越密。跑進警衛室一看，正好有五六个閑班的同志在打撲克。他喘着說：

“小伙子，還玩呢！昨天卸的鋼磚還在外邊哪！”

警衛隊的同志們馬上放下牌，跟他跑到鑄鋼工場。鋼磚果然還堆在那里！大老章又領着他們到第四倉庫門前去背石棉瓦。大家用石棉瓦把鋼磚蓋好，地上的積水已經沒到腳面上。大老章找來几把鍬，人們又挖了一個排水溝。

雨水順着石棉瓦的小溝淌到地下；地上的積水

①“唸(ㄣ | ㄣ)叨(ㄉㄤ 刀)” 自說自話。

②“壕(ㄞ ㄞ)溝”長形的坑。“下雨挖壕溝”，“刮風揀石頭”是說不早些準備，臨時就偏促。